

yuanliyouwu huangguiyuanzhu

黄桂元 著

远离尤物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远离尤物

黄桂元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离尤物/黄桂元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1687-0

I. 远…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23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03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1.00 元



作者简介

黄桂元，作家，曾发表散文、评论、随笔、杂感、诗歌、小说等各类作品130万字，作品多次为文摘报刊和选集选载，并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各类文学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印象的描述》（百花文艺出版社）、系列随笔集《驿路芳踪》（天津人民出版社）、作家评传《王林艺术的现实方式》（与方伯敬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等。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26
第八章	146
第九章	166
第十章	187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29
第十三章	246
第十四章	266

第十五章	287
第十六章	305
第十七章	325
第十八章	347
第十九章	367
第二十章	386
第二十一章	405

第一章

YUAN LI YOU WU

这两天童子嘉的眼皮总在毫无道理地乱跳。时而左眼时而右眼，跳得他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心里不由得掠过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早晨，深秋的风在零乱地刮着。童子嘉下楼去取自行车，刚走到小区门口，一辆银灰色“本田”从停车场方向驶来，几片旋转纸屑在车轮下鸟儿般上下扑腾着。他习惯地闪在一边，“本田”却减速停下了。戴着墨镜的冯琼莉从驾驶室探出半张脸：对了，告诉你，我办了个“B-1”签证，明天去一趟多伦多。那声音像是从云里雾里飘来，随着她嘴巴晃动，悠远地落进



他的耳朵。

多伦多？明天？童子嘉两个眼皮同时跳了起来。他对多伦多的知识只限于知道那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中国人趋之若鹜。冯琼莉说得漫不经心，像是临时出一趟差，去的地方是珠海或是广州，如同老板抽空儿跟公司下属随便打个招呼，而下属是无需清楚老板外出意图的。童子嘉想说点什么，听到的却是汽车提速的声音。

车绝尘而去。

去就去，甬他妈的告诉我！童子嘉恨恨地叫道。小区里落叶依然飘个不停，人们行色匆匆，没谁搭理他。

童子嘉一上路就被汹涌不息的车流人海吞噬了。秋风从人缝儿里钻来钻去，他被呛了几口，更加奋力骑车，无来由竟觉出了自己的悲壮和渺小，如随风挣扎的一粒尘埃，被吹到了文化局门口。

“B-1”签证是什么？上了楼，童子嘉直奔保卫处找陈品咨询。

陈品是童子嘉的中学同学，号称单身老汉，忙碌起来煞有介事，说话习惯用“咱”而不是“我”自称。他喜欢留一头遮耳长发，红鼻头凹眼，身材瘦长，外表看上去属于那种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浪子型，与保卫干部的正统形象相距甚远，如果不是嘴里总叼个烟斗，说他是音乐人、摄影师、画家或理发师什么的，倒没人怀疑，宣传处秃头处长就断言，陈品的形象不适合做保卫工作。陈品应该庆幸秃头处长不是局头儿，否则他肯定会被换岗。陈品正为一起失窃事件挠头，见童子嘉突然闯入，目光愣愣的，问清楚了来意，便撂下手头的活儿解释了一下。童子嘉睁大眼睛，听了个似懂非懂，只知道那“B-1”签证属于商务考察性质，

限期三个月，扭头就走，被陈品狐疑地叫住，说你小子是不是蔫蔫地要出国？

童子嘉一怔，很滑稽地惨笑，说我出国？别太职业敏感了好不好！也不瞧瞧我这副德行，我是替别人打听。

陈品做了个古怪表情道，难说，这年头谁冷不丁扬言，下个月要到月球移居，咱也不能不相信！

这一耽搁就是十几分钟。童子嘉进了宣传处，已经有人在擦桌子拖地板。他垂手转了一圈，提起两个空暖瓶下楼打开水。一路上别人的招呼打过来，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回到屋，他沏了杯茶，缩脖子坐下来，摊开一堆报纸做阅读状。对桌刘大平看了他一眼，又扭过脸去瞅屏风那边。

一道宽宽的屏风把秃头处长和大家隔开，屏风里面便成了富有特权意味的“处长办公间”。秃头处长只有四十九岁，喜欢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他脑袋形状有点儿像列宁，相貌也比实际年龄显得老成。从一上班，秃头处长就注意到了童子嘉心不在焉，他又一次踱步出来，借着给硕大的保温杯里冲开水，那对深度近视的眼睛透过厚厚镜片探究过去：子嘉，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呀？

马姐也打量了一下童子嘉说，嗯，你脸色是不太好。

童子嘉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抖一抖脑袋，乱蓬蓬的头发便扑腾了几下，没有啊，我很健康。

秃头处长缓缓收回目光，身子隐在屏风里面，话却留在了外头，那就好，年轻人，上了班，还是要抖起精神来！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童子嘉草草吃了饭就往保卫处走。整个机关，保卫处是他惟一有兴趣光顾的地方。陈品平时在任何场所都不怕热闹，却最烦人们午休时间在办公室里吆五喝六地喧闹，大家知道陈品的脾气，一到中午，打牌的下棋的就都聚到

了别的房间。童子嘉进屋，陈品正虾米似的蜷在沙发里打盹儿。童子嘉和陈品从不见外，两人习惯了斗嘴，一来一往就像演一出对手戏，妙语连珠，乐此不疲，缺了谁彼此都觉得不开心。听到响声，陈品懒洋洋睁开眼，有事？

童子嘉苦着脸说没什么事，停了片刻又说，冯琼莉明天要去多伦多了。

陈品在沙发里虫子般蠕动了几下，说，这还不是事？咱明白了，敢情一大早顶门来，你不是替朋友打听，老婆都要去找白求恩老人，自己还满世界打听“B-1”签证是怎么回事呢！

童子嘉拉了把皮椅一屁股坐下来，谁让我孤陋寡闻。

陈品伸个懒腰坐起身，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不能总跟不上时代节奏吧？人生聚散，本来就很正常。咱也想浪漫一把，可谁给咱这个机会？

童子嘉白陈品一眼，浪漫个屁，你和我还有什么区别？！

陈品一脸的不以为然，不对吧？逻辑上这叫偷换概念！咱是什么？一个货真价实的光棍，说好听点儿，叫什么单身贵族，可谁真正替咱想过？咱的床上总是寒气逼人，老婆焐被窝是什么滋味儿，咱从没有享受过，你呢？正儿八经的有妇之夫，有什么资格和咱相提并论？

童子嘉没好气地说，废话！这几年我被窝什么时候比你热乎过？还不是一样冰凉，我说的是形式！

陈品说，形式上咱也是个老处男呀！

童子嘉冷眼瞄向陈品，鬼才相信，你真能守身如玉？

陈品一阵坏笑，点燃了烟斗说，咱早就有预感了，很可能咱在一个意外的什么场合死于非命，再搭一个无辜女人，岂不是作弊？

童子嘉站起身，你再扯那些没边儿话我就走！

陈品收住笑，说怎么啦？老婆一走就受不了，那咱这类光棍怎么活？咱没记错的话，你们结婚有十年了吧？有个比喻，热恋时女人寄的是加急电报，新婚后女人寄的是挂号信，有了孩子，女人寄的是平信，结婚十年，女人给你寄来一张明信片就不错了！都这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不过你别着急，三个月只是那么一晃，明年春节前冯琼莉就回来了。

童子嘉一哼，回来？最多，那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陈品说，她还能“黑”在那儿不成？

童子嘉冷笑道，你以为呢？人一出了国门，就好比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何况这年头，最贬值的是什么？就是一纸婚书！当然，去赞比亚、埃塞俄比亚，或者莫桑比克、布隆迪什么的，除外。

陈品打了个哈欠，说，树挪死，人挪活，咱临城有啥可呆的？十七世纪法国有个叫诺查丹玛斯的，不是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吗？大难临头，各自逃生也是正常。你那个老婆虽说模样不错，走了也就走了，天涯何处无芳草？

童子嘉说，莫名其妙，天涯处处芳草，又与我何干？

陈品拍了下童子嘉的肩膀，说，你是真迂，还是装糊涂？改天吧。咱这年龄段儿，学习高新技术是困难了，钻钻性学还差不多。眼下三十八九的男人最有市场，回头咱找你。别这么没出息，天塌不下来！

没错，天塌不下来。

童子嘉回到办公室神色好多了。他办公桌靠窗台地方摆着两盆花草，确切说是两个仙人球，没什么人管，呆头呆脑的样子

像是发育不良，刚才他怎么看怎么别扭，现在也顺眼多了。看屏风那边没动静，刘大平探过头，提醒他身子不舒服就别硬撑着，既然处长说话了，该歇就歇！童子嘉点点头。宣传处缺一位副处长，这段时间上面正在进行民意测验，论年龄童子嘉在处里算大的，论资历却很浅，从外面调来没几年，工作上也看不出有多少起色，肯定构不成对刘大平的威胁。刘大平比童子嘉小三岁，却是处里乃至局里的资深主任科员，解决副处级本该顺理成章，至少弄个“副处调”不成问题，但他哪里会甘心？副处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现在正是敏感时期，刘大平心切，对屋里同事说起话来也带出了少有的谦和。既然刘大平这么说，童子嘉干脆就顺坡下驴提前下班了。

回家路上，他的心情又恶劣了。在一个路口，他没回头看也没做任何手势就左拐，搞的后面一辆大旅行轿猛地来个急刹车，一个大胡子司机伸出毛茸茸的脑袋把一口粘痰子弹般啐出来，骂道，狗日的，想他妈找死，也别坑活人呀！童子嘉一脸木然，好像那是别人的事。那司机又追加了一句，哪家精神病房没关好门，溜出这么个主儿！尽管反应迟钝了一些，童子嘉还是扭过身回敬道，你他妈才是蠢蛋！白痴！路人骇然。童子嘉脚下一使劲蹬车跑了。

一步一步上楼梯时，童子嘉暗自笑了。不就是冯琼莉要去加拿大吗？

冯琼莉这时候不会在家，童子嘉早已预料到。他反而坦然了。这是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现在成了两间独立卧室，他和冯琼莉各占一间。十平米客厅摆放了一张长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机和两个书柜，成了会客、休闲、吃饭的场所。冯琼莉不在家时，客厅更是成了童子嘉的主要活动区域。他钻进厨房下了一碗热

腾腾的番茄挂面汤，又从冰箱里取出黄瓜和香辣火腿切成小片儿，浇上千岛汁一拌，端到客厅刚要吃，门铃响了。

铃声沉着而悠长，不像是冯琼莉的风格。童子嘉打开门。外面光线很暗，门口是一张女人的模糊面影。他辨认着，竟是林秀，忙说稀客稀客，快进来！

林秀拎着一个塑料兜进了屋，矜持地环视一下，说，琼莉在吗？我给多伦多捎点东西，不知是不是麻烦？

童子嘉说，又不是炸药雷管的，麻烦什么！怎么，你在加拿大还有熟人？

林秀没回答，依然矜持着：本来明天到机场再交给琼莉也不迟，又想她要提前装箱，就送来了。林秀把塑料兜儿放在茶几上。塑料兜儿上系了个扣儿，里面的东西透出“烦交董亦流”字样，童子嘉拿眼溜过去，不禁一惊：董亦流不是在旧金山吗？林秀笑得很勉强，说董亦流是一直在旧金山，为接待琼莉，已经到了多伦多。

林秀说完瞧了眼那碗番茄挂面汤，说，这是吃晚饭呢？童子嘉点头说，你吃了？林秀说，你自己还挺会照顾自己！便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站住，说，那里面除了亦流要的书，还有一本老相册，所以请琼莉一定捎到。

林秀下楼的脚步声消失了。

童子嘉一直呆呆瞧着那个塑料兜儿。董亦流已经到了多伦多？他早有觉察，珠海宇杰公司解体后，冯琼莉和董亦流回临城各自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尽管依然忙来忙去，但离开了董亦流，她经商激情明显低落了，内心深处似乎有一部分也在塌陷。此次冯琼莉的多伦多之行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所有过程隐秘且周密。童子嘉心里五味杂陈，有苦涩、伤感，也有羞辱和恼怒。

他不再犹豫，飞快解开了塑料兜儿。

果然是一本老相册，一本往事写真。封皮已经斑驳，是一幅意趣悠远的画面，看上去历尽了手的摩挲：几杈落满积雪的粗树枝大写意地斜垂下来，横贯了银装素裹的茫茫雪原，洁白雪地上，有一对身穿厚厚冬装的恋人共撑一把红伞牵手而行，脸上溢满笑意，身后是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童子嘉翻下去。第一页是一张十寸结婚彩照，时间应该是在六年前吧？身披婚纱小鸟依人的是林秀，其貌不扬却很自信的是董亦流，一切清晰如昨，却又岁月久远。往后翻，是林秀精心贴嵌的一组组彩照，不同的时间、场景、姿势和表情，清一色二人世界，快乐、亲昵、温暖。

男女之间的爱情，无论当初怎样惊神泣鬼感天动地，时过境迁便很容易成了无可挽留的落花流水。人生无常，世事如烟，难道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捉弄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冯琼莉和林秀曾是一对闺中密友，多年来彼此以“蛔虫”相称，走起路来搭肩勾臂，假日里同吃同睡，好得就差穿同一条裤子。她们日后形同陌路，连神仙也料不到。说起貌色，她们各有千秋，都算得上出众，只是冯琼莉身材高挑，眸子里透出混血儿的亮丽，颇有些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气质，相比之下，个头儿矮一些的林秀娇小玲珑，漂亮得含蓄温婉，年龄也小一岁。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林秀和董亦流刚认识那会儿，冯琼莉还曾极力反对过。林秀相貌秀美，本科学历，只这两项硬件就占了上风，而董亦流的相貌实在不敢恭维，拿不出正儿八经的本科学历不说，还有过一次令人可疑的婚姻，且年长林秀八岁，从哪方面讲都不匹配。

受冯琼莉的影响，林秀一度也曾犹豫，和董亦流的交往也是有—搭没—搭。可有一次，林秀的寡母扭伤了脚，疼得不能动

弹,董亦流懂得一点儿骨科知识,头两天背着林母上下楼往返医院,后来就亲自拿捏按摩,一直坚持了个把月,林秀看着母亲的伤脚一天天在康复,终于被打动了。但看过一点相书的冯琼莉坚信,恶俗外表不可能包裹一颗美好灵魂,并认定这桩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婚姻不会长久。就是在林秀婚后,冯琼莉仍不掩饰对董亦流的轻蔑,林秀女儿媛媛生下后,冯琼莉端详了一番,说这孩子不走运,小塌鼻子糟透了,完全是她那个丑爸爸的翻版,将来需要整容才可能嫁出去……林秀不介意,跟着一起逗趣,有时还把冯琼莉的轻蔑当笑话说给董亦流听。董亦流并不气恼,每每纵声大笑,直笑得林秀莫名其妙。

冯琼莉在家里也常对董亦流表示不屑,童子嘉报以淡淡一笑,说真应了那些胡说八道的相书,生活就太脸谱化了。不过他也承认,董亦流能娶到林秀这样的娇媚女子,的确艳福不浅。

仅从外表看,董亦流长得一副怪相:塌鼻梁,拱嘴巴,溜肩膀,墩子身,奇怪的是,这些零部件搭配在一起反而不失协调,同时造物主还赋予了他过人的聪明。董亦流与人接触通常寡言,举止如谦谦君子,内心则高傲无比,常常自比三国时代的庞统。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此公貌奇丑,却有经世纬国之才,当时就有“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的说法,伏龙为诸葛亮,凤雏即庞统。董亦流对正规学历从来不做评论,他是通过“高自考”拿到大学本科文凭的。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不大被世人重视,内心深处自卑,表现出来的却是自傲。但董亦流确实涉猎广泛,自修的英语水准可以达到大学四级,喜欢读世界史,浏览过大量的经济和军事、历史书籍,特别是对许多中外著名军事统帅的传记和历史上的重要战例烂熟于心。他常常在家里背手踱着步子,对林秀慨然叹息,和平年代使多数人沦为了碌碌无

为的庸者，经济年代又使个别人钻了空子而成为不可一世的富豪，真正应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句古话，他打算涉足商场，赚钱还在其次，主要想为儒商争个好名声。

林秀很欣赏董亦流这份男人的傲岸，想听他还会说些什么，就问争了好名声又如何？董亦流淡淡一笑，高深莫测道，谈深了，你不懂啊！

童子嘉也早有感觉，人不可貌相，历史上常常越是怪相越是不可小视，此人心高志远，非凡庸之辈。有个周末，这两对夫妻相约聚餐，吃到尽兴处，冯琼莉与林秀凑在一堆说起女人之间的悄悄话，两个被冷落的男人也在一旁谈天说地。董亦流侃侃而谈，透露了自己准备辞职下海的抱负，并滔滔不绝地罗列了几条理由：一是看看离开国家工资，究竟能不能养活自己；二是锻炼一下经商过程中的心理承受能力，胜败不惊，盈亏随意；三是施展自己军事韬略，这也是经商吸引他的魅力之一；四是可以赚来的钱圆自己的梦，什么梦？暂且保密。童子嘉质疑道，在中国，“人”通则百事通，你下海经商，有什么背景？董亦流一脸自信，说，背景？我所有的背景就是胆识和能力！这话听起来有点儿可笑，很像列宁说的那种“政治幼稚病”，但这种精神在童子嘉看来很不简单，至少他没这个抱负。

回到家，童子嘉向冯琼莉描述了一番董亦流的抱负，冯琼莉未及听完就打断说，我最讨厌那种华而不实、嘴尖皮厚的夸夸其谈者！童子嘉半认真半玩笑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世间有些事有些人，如果用常规常理衡量，你永远也理解不了。冯琼莉不屑道，他也算是“鸿鹄”？你学文科的，就可以随便糟踏成语？那种志大才疏的货色，我见得多了！他那么有本事，怎么还在一家小土产公司里混？童子嘉当即断言，你放心，那家小公司根本

容不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这个断言不久真的成了事实。更出乎意料的是，冯琼莉不但成了董亦流形影不离的经商搭档，和林秀的关系也微妙起来，几至降到了冰点。事到如今，冯琼莉很可能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她无法回避的事实，当年她曾经尖锐地质疑过林秀和董亦流婚姻的牢固性和长久性，日后被言中，恰恰是由于她的介入。

冯琼莉刚打来电话，说晚上她和欣欣住在母亲家，明天直接去机场，今天就不回来了。童子嘉一肚子气，冷笑着说，很好，很好！不回来就不回来。不过，有人刚来过，托你往多伦多捎一件重要东西，你随便吧！冯琼莉警觉地问，谁？捎什么东西？童子嘉口气淡然，我哪里敢随便看？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相信冯琼莉不会不来。

十点多钟，门铃果然响了。声音尖锐急促，含着隐隐的霸气。童子嘉开了门，冯琼莉领着欣欣径直进了客厅，换上拖鞋，一屁股坐进沙发，扭脸看到茶几上的塑料兜儿，问，这是什么？童子嘉说林秀刚才来过，冯琼莉迅速抬起头：她来干什么？

童子嘉轻描淡写地笑笑，托你往多伦多捎东西呀！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要出国了，她不该来看看吗？

冯琼莉眼里转动着一串惊疑，拿过那包东西端详了一下，随手放回原处。童子嘉说，林秀嘱咐这东西很重要，请你一定捎到。冯琼莉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她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会贪污不成？！

童子嘉慢悠悠道，人家林秀不过随便一说，何必这么敏感？冯琼莉阴着脸说，我最讨厌那种鬼鬼祟祟的人。童子嘉脸上挂了微笑，笑话，人家堂堂正正地给自己老公捎东西，有什么鬼鬼